

珠海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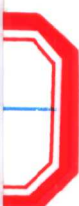
彭国梁◎主编

闲	百
说	人



病之趣

人人都有病，人人都得病
牙痛不是病，痛死无人问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大病不犯，小病不断



百人闲说

病

之趣

■ 彭国梁 主编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病之趣 / 彭国梁主编.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3.4
(百人闲说)

ISBN 7-80689-054-8

I. 病... II. 彭... III. 疾病-通俗读物

IV. R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7317 号

百人闲说: 病之趣

彭国梁 主编

责任编辑: 李一安

封面设计: 李宇平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三层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2

印 制: 广东省湛江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2 字数: 323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89-054-8/R·20

E-mail: zhcbstl@pub.zhuhai.gd.cn

定 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有问题, 可随时间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说病说痛

郭沫若	痛 / 1
苏 青	听肺病少爷谈话记 / 7
雷 迅	咳嗽 / 12
李青崖	肠胃病 / 14
纪果庵	病中谈病 / 19
马国亮	病的赞颂 / 25
华 嘉	病 / 27
范菊高	近视眼的格言 / 30
韩少功	美丽的眼睛 / 32
张 放	眼 睛 / 35
石 君	生病与觉悟 / 39
恩	说冻疮 / 41
西贝子	谈 痰 / 43
露 苾	探望病人的方法 / 46
王子出	有病反能长寿论 / 50
于光远	说 痒 / 53
蒋子龙	癌性格 / 56
朱仲南	药 方 / 59
叶延滨	伤 疤 / 61
余 杰	口吃的人 / 64

〔百人闲说：病之趣〕

- 莫小米 病 历 / 68
赵丽华 所谓生病的乐趣 / 70
子 川 病 / 72
南 帆 说 病 / 74
大 卫 生 病 / 78
农 如 迷惘症 / 81
张晓风 癲 者 / 83
蒋子龙 病态人格 / 88
吴玲瑶 健康话题 / 91
喻丽清 人与病 / 93
杏林子 视死如归 / 95
关 关 头痛医脚，脚痛医手 / 99
简 媃 疑心病者 / 101
〔奥〕斯蒂芬·茨威格
疾病的辩护词 / 104

病中情怀

- 鲁 迅 病后杂谈 / 113
周作人 若子的病 / 116
徐 讷 寻病记 / 119
老 舍 小 病 / 123
彭国梁 小病的幸福 / 125
丰子恺 口中剿匪记 / 127
甘永柏 牙 痛 / 129
曹泽扬 拔牙的故事 / 134
袁琼琼 拔 牙 / 136
杜良娣 牙假情真 / 139
洛 夫 我与眼镜 / 141
但 蒙 眼镜的累赘 / 148
罗 兰 眼疾闲话 / 151

- 师陀 病 / 155
 叶菲洛 病中情味 / 158
 赵鲜文 病后 / 163
 萧乾 我的医药哲学 / 166
 孙犁 病期琐事 / 169
 贺星寒 颈椎神工 / 172
 贾平凹 人病 / 174
 王开林 旧情复发 / 180
 杨里昂 因病得闲殊不恶 / 184
 周实 药 / 186
 江堤 治肝记 / 187
 汤素兰 病趣三则 / 197
 申力雯 看病的感受 / 204
 陈村 弯人自述 / 207
 王小波 肚子战争 / 215
 梁平 自己叙述的病历 / 218
 张立勤 痛苦的飘落 / 225
 马莉 疼痛 / 229
 叶梦 生死之门 / 234
 王明韵 住院手记 / 239
 伊丽 生病 / 246
 张晨 防患于脚气 / 250
 张拓芜 病里春秋 / 254
 邓琼 病中吟 / 271
 尤今 胃囊 / 274
 林文月 卧病 / 276
 钟怡雯 痒 / 281
 周腓力 英雄只怕病来磨 / 285
 [法] 安妮·弗朗索瓦
 卧病在床 / 292

医院医生

- 李捷金 我爱牙医 / 295
陈燕妮 牙医印象 / 301
铄 庵 谈中西医 / 307
陈 原 在医院里 / 312
马子华 医生和他的药包 / 314
吴 亮 病床生涯 / 320
王 平 痔病房 / 322
毕淑敏 医生提笔 / 328
颜元叔 哀哉肉体 / 333
方 杞 病 难 / 338
夏元瑜 住医院看医生 / 341
廖玉蕙 急诊室 / 346
梁锡华 老式诊断的问题 / 350
何芳洲 医卜星相 / 352
王鼎钧 眼科诊所和眼睛 / 356
林燕妮 医 生 / 359
〔土耳其〕阿·奈辛
外科医生比赛 / 361
〔加拿大〕里柯克
行医之道 / 365
〔前苏联〕C·别洛夫斯基
医生的忠告救了我的命 / 369
〔美〕阿·巴彻沃尔德
医院需要病人 / 371
〔法〕贝尔纳尔
专门医生 / 373

编后记 / 376

痈

郭沫若

十天前在胸部右侧生了一个小疖子，没有十分介意。谁期它一天一天地长大，在五天前竟大到了我自己的一掌都不能含盖的地步了，随便买了点伊邪曲尔软膏来涂敷了半天，痛即相当，更有些作寒作冷。没有办法，只好在第二天清早破点费，跑到近处的外科医生去，请他诊治。

医生说，是恶性的痈。

我希望他替我开刀，但他要再看一下情形才能定。他用太阳灯来照了十几分钟，取了我二元六十钱，教我要好生静养，切不可按压，如再膨胀下去，会有生命之虞，静养得周到时，三礼拜工夫便可望治好。

我自己也学过医，医生所说的话我自然是明白的。这不用说更增长了我的忧郁。为着一个小疖子而丢命，当然谁也不会心甘。为着一个小疖子要费三个礼拜的静养和治疗，这也使我不得不感受精神上的头痛。

算好，邻家的一位铝器工场的工头有一架太阳灯，我的夫人便去向他借来了。

自己用紫外光线来照射，一天照它两次，每次照它二三十分钟。余下的时间除掉勉强起来吃三顿淡饭之外，便只静静地瘫睡在床上。范增疽发背的故事，总是执拗地要在大脑皮质上盘旋。还有一个更执拗的想念是，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大约已经变得来只晓得吃自己的赤血球，不会再抵抗外来的细菌了。不然，我这个疖子，否，这个痈，何以总是不化脓？

脓——这在我们有医学经验的人，都知道是一大群阵亡勇士的遗骸。我们的白血球是我们的“身体”这座共和国的国防战士。凡有外敌侵入，它们便去吞食它，待吞食过多时卒至于丢命，于是便成为脓。我们不要厌恶这脓吧，我们了解得这脓的意义的人，是应该以对待阵亡将士的庄严感来对待它的。

我这个痈不见化脓，难道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真正是已经变到不能抵抗外敌了么？

自己的脸色，一天一天地苍白下去，这一定是白血球在拚命吃自己的赤血球，我想。

为着一个小疖子，说不定便有丢命之虞，这使自己有时竟感伤得要涔涔落泪。

——妈的，我努力一辈子，就这样便要死了吗？而且是死在不愿意在这儿做泥土的地方！

今天清早起了床，觉得痛觉减轻了。吃了早饭后，自己无心地伸手向患处去摸了一下，却摸着了一指的温润。伸出看时，才是脓浆。这一快乐真是不小：我虽然是中国人，我自己的白血球依然还有抵抗外敌的本领！原来我的痈已经出了脓，浸透了所护着的药棉和药布。自己过分地高兴了起来，便索性把衣裳脱了，把患处的药布药棉也通统剥掉了，取了一面镜子来，自己照视。

痈先生的尊容——一个附在自己胸侧的剥了皮的红番茄，实在不大中看。顶上有几个穴孔充满着淡黄色的软体，又像是脓，又像是脂肪。自己便索性用一只手来把硬结的一隅按了一下。一按，从一个穴孔中有灰黄色的浓厚液体冒出。这才是真正的脓了。我为这庄严的光景又感伤得快要流眼泪。你们究竟不错，一大群的阵亡勇士哟！你们和外来的强敌抗战了足足十日，强敌的威势减衰了下来，你们的牺牲当然也不会小。一面感慨，一面用指头尽力地罩压，真真是滔滔不尽地源源而来。真是快活，真是快活，这样快活是我这十年来所未有。

自己打着赤膊，坐在草席上，一手承着镜子，一手按着痛，按了有半个钟头的光景，蘸着脓汁的药棉积满了一个大碗。假使没有邮差送了一些邮件来，我的按压仍然是不会中辍的。

邮件也都顺手拉来看了，其中有一件是《东方文艺》的第二期。我把封皮破开，把杂志的内容也流水地翻阅了一下，觉得内容是相当充实，编者在搜集上确是费了不小的苦心。但可惜印刷的技术太差，编辑的经验也不充分，这却使内容大大减色。

编制一种刊物等于在做一种艺术品，印刷是不可不讲究的。即使印刷差得一点，编辑者的经验如充分，也多少可以补救。内容的配置，排比，权衡，不用说要费一番苦心，就是一个标题的宽窄，一条直线的粗细，都要你费一些神经的欷动。要有一个整个的谐调，一个风格，然后那个刊物才是一个活体。内容就平常得一点，就如家常便饭而弄得洁白宜人，谁都会高兴动箸。但如桌椅既不清净，碗盏又不洁白，筷子上爬着苍蝇，酱油里混些猪毛，大碗小盘，热吃冷吃，狼藉在一桌，不怕就是山珍海味，都是不容易动人食兴的。编辑者除尽力拉稿选稿之外，对于编辑技术是应该加倍地用点功夫。这倒不是专为《东方文艺》而言，我觉得国内有好些刊物，说到编辑技术上都不能及格。新出的刊物以《译文》、《作家》两种的编辑法为最好。在日本出的《杂文》、《质文》也还可观。但《质文》第五期是在上海编辑，将来的成绩如何就不敢保险了。

把《东方文艺》翻着，最后却翻到了目录前、封面后的广告面来，又看见了那《新钟创作丛刊》的预约广告。那广告在三个月前早就看过的，里面公然有一种是我的《历史小品集》，而且定价“四角半”。我最初看见时委实吃了不小的一惊。我不知道几时写了那样多“历史小品”竟能成“四角半”的“集”。

“历史小品”究竟是什么？是指的我近年所写的《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之流吗？但发表了共总只有三篇，

“品”则有之，那里便会“集”得起来呢？

“集”不起来的事情，那登预约的人后来似乎也明白了，记得不久在一本书后面所见到的同一“丛刊”的预约广告，《历史小品集》已经删去了“集”字而成为了《历史小品》。

其实就“品”也“品”不起来的。真好！我一翻到《东方文艺》上的《新钟创作丛刊》预约广告来，那儿不是已经又把“品”字也删掉了么？

历史小 郭沫若 四角半

循着这一字递减例，这预约广告再登三回，我相信会是

历史 郭沫若 四角半

历 郭沫若 四角半

郭沫若 四角半

九九归元，“郭沫若”的价值弄来弄去只值得“四角半”。

好的，有“四角半”存在新钟书局，再隔十年，我要叫我的孩子们向他们用复利算去讨账。

这些都是后事，暂且不提，却说这“历史小”三个字确是一个天启。

真的，“历史”实在是“小”！大凡守旧派都把历史看得大。譬如我们的一些遗老遗少，动不动就爱说“我们中国自炎、黄以来有五千年的历史”。炎、黄有没有，且不必说，区区“五千年”究竟算得什么！请拿来和人类的历史比较一下吧，和地球的历史比较一下吧，和太阳系统的历史比较一下吧，和银河系宇宙的历史比较一下吧……“五千年”，抵不上和大富豪卡尔疑比较起来的我身上的五个铜板。

其实只要是历史，都已经是有限的。尽管就是银河系宇宙的历史，和无限的将来比较起来，总还是“小”。

“历史小”——的确，这是一个名言，一个天启。

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历史，那五千年中所积蓄的智慧，实在抵不上最近的五十年。譬如白血球吃细菌的这个事实，我们中国的古人晓得吗？又譬如“历史小”这句名言，我们中国的旧人能

理解吗？

总之，“历史”真正是“小”。准此以推，有了“历史”的人也一样是“小”。

古代的大人物，其实大不了好多，连我们现代的小孩子所有的知识，他们都没有。

愈有“历史”者，人愈“小”。

愈有将来者，人愈大。

古代的人小于近代的人。

年老的人小于年青的人。

这些是由“历史小”这个公式所可导诱出来的公式。

我读过艾芜的《南行记》，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我最喜欢《松岭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年青的一代人身上的。”这句话深切地打动了，使我始终不能忘记。这和“历史小”这个理论恰恰相为表里。

真的，年青的朋友们哟，我们要晓得“历史”实在“小”。

把年老的人当成偶像而崇拜，决不是有志气的青年人所当为的事。

我今年已经四十五岁了，虽不能算得一个老头子，也可算得半个老头子。自己的山顶怕早已爬过了的，即使还没有爬过，再爬也爬不了好高。

孔夫子还聪明，他知道说：“后生可畏。”

老实讲，我自己是恨我已经不能再做“可畏”的“后生”了。

我希望比我年青的人都要使得我生畏。

在“历史小”三字中感到了天启，把溃痈的快乐抛弃了，立刻跑进自己的工作室里来，提着一枝十年相随的钢笔在这原稿纸上横冲直闯地写，一写便写了将近四千字。然而写到这里，仍然感觉痈的内部在一扯一扯地痛。

我这时又把痈部摸了一下，刚才压消了的肿，不知几时又恢复了转来。

外敌的势力是还没有衰弱的，我的英勇的白血球们又拥集到前线在作战了。

医生是警戒过我“切不可按压”的，我贪一时的快乐按压了半个钟头，又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弓起背来写了这篇半天文章。妈的，该不真“有生命之虞”吧？

然而——

“朝闻道，”孔子曰，“夕死可矣。”

我清早闻得“历史小”之道，即使今天晚上死就死于痢，我也是值得的！

值得多少呢？

定价——

“四角半”预约——

倒贴邮票二分奉送。

听肺病少爷谈话记

苏 青

有一次，我碰到一个病人，他患的是肺结核症。

他是一个漂亮的青年，浅灰色西装，黄皮鞋，头发梳得光亮的，脸色也并没有显得苍白或蜡黄。

但是他的眼中却带着忧悒，见了女人，忧悒便消失了，闪闪发出兴奋的光芒。于是他得意地谈到自己的病，是肺病，他的左肺有些坏了。

“我想获两个学位，”他开始解释自己的病源，“因此在商科毕业，又改读法科去了。不料正要做毕业论文的时候，我的左肺便……”

“是做商科的毕业论文呢，还是做法科的毕业论文呢？”一个性急的女郎插口上来问。

于是他得意地回答：都是的，商科论文是补缴，法科论文则下个学期也快要缴了。“可是我的左肺……”说着他便叹息起来，显然是为了论文，才使他的左肺坏了。

那时候另一个女即便同情地接上来说，做论文真是太苦的事，无怪他会得了肺病，又问：“现在你的论文该是还没有完全做好吧？”

“做好？”他说着一面笑：“我可还没有做过一个字呢。我是说正要做的时候，心里一急，这个倒霉的左肺尖端便出了毛病了，心里真是急不得的。也可怪那个姓李的穷小子不肯给我帮忙，我答应他每篇一千元，他说他忙着翻译一本名著，什么鬼名著值得他这么急急忙忙地翻译？可是，我一时又找不到别人，心

里一急，左肺便出了毛病了。”

众女郎听得明白了，大家都点点头，心里也许真怪那个姓李的穷小子太不知轻重好歹了。那个肺病少爷见众人都听他，益发得了意，便滔滔叙述病后的经过。肺病当然照X光，全上海有名医院里的X光都给他照过了，还拍了五张照，张张照片的左肺尖端上都有一个芝麻般大的黑点。可怕的肺结核症呀！他的老子慌了，先把他的年青太太及四五箱商科及法科书籍都一股脑子送到乡下，然后再把屋子收拾一下，搬出累赘物件，屋子更显得宽敞了，空气便更显得清新。但是他的老子又怕他寂寞，赶紧多装几架无线电并添买百张留声机唱片。他一面劝他多听音乐，一面安慰他等病好了，太太马上就可以喊上来的。至于书籍呢，像他们这样家里出来的少爷根本不必靠读书赚钱，还是让它们永远藏在乡下不去理它们吧。“太太与书籍，”于是他撇撇嘴巴不屑似的向众女郎说：“我是本来就并不把它们放在心上的。”

于是众女郎都关心似的问他现在究竟作什么消遣，整天听听无线电吗？

他连连摆手说，听腻了。有时候他想散步，老头子定要跟着他。他缓缓走，老头子坐着自备的三轮车缓缓地跟着。走不到三五步，老头子便问他累不，叫他还是快些一同坐上车来吧。真腻烦煞人，他说，但坐在家里却一样有人来麻烦你。老太太为了他天天亲自下厨房监督着，鸡汤，牛肉汁，鸡子，牛奶茶……灌得你肚子也涨满了，小便个不停。吃饭的时候，老太太坐在你旁边，鸭子呀，蹄筋呀，大虾仁呀，不断地送到你碗中。假如你略一停箸想不吃了，她便马上泪汪汪地劝：“儿呀，再吃一些吧，牛肉嫩得很呢。”“瞧，”他说，“我现在是肺病未愈，又加上一重胃病，消化不良症了。”

说到医治，他家老太爷老太太又是主张中西医并信的。打空气针，说得文雅些，便是人工气胸术，一星期施行一次，从不间断。此外还请这位专施人工气胸术的医师替他施行静脉注射，注射钙剂及其他各种维他命之类，按日一针或二三针不等，戳得他

的腕臂都麻木了。中医方面，也是凡有名的都请教过，有几位老名医已经停诊退休了，也给他们重礼厚币央求出来按脉论病。于是补肺汤啦，十全大补膏啦，也是与燕窝鱼翅一并吃的。不知哪一位名医又劝他天天嚼西洋参，于是他的老太太便把一包包上好西洋参不断地塞进他的洋服口袋里来。他一面说着一面又记起来了，赶紧抓起一大把放进嘴里，还问众女郎们也吃些吗？

众女郎们没有接受他的西洋参，却很受用他的阔绰。他的阔绰，她们虽没有份儿，但能够听到，也已经够受用了。她们也许在羡慕他的病吧？还是羡慕他的疗养医治呢？

至于我，我自己知道是连羡慕的资格也没有的，像我们这样穷出身的女儿决没有那种娇腔。记得有一次我在马路上走过，有个兜卖什么糖的贩子向我说道：“小姐，这东西吃了是助消化的。”出于他的意外，我的回答是：“对不起，我正嫌自己的胃消化太速，三碗薄粥喝下去不到两个钟头便饿坏了，还禁得起你的糖来助吗？”现在，我想，要是那位肺病少爷的病传染给我还了得吗？疗养医治呢？还是听它患下去呢？

一个快要获得两个学位、读商科读法科的人，整天到晚听无线电，打补针，嚼西洋参，再加肚子里给他不断地灌着鸡汁啦，肉汤啦，大补膏啦，他的工作该是什么？是散播肺结核菌，散播整千整万以至于千万万的肺病病菌吗？这些病菌要是进了穷人的呼吸器官，便害他送命，害他的妻儿流离失所，要是富人传染着了，便成为终身废物，同他一样的废物。

于是他们的老太爷看见儿子病了，知道非大事医治及调养不可，医治调养若动用固有产业，未免可惜，不如多囤些药品食粮之类，聊资挹注吧。至于他们的母亲呢，儿子病了更想多念佛，多做好事，至于钱，横竖只巴望他爸爸做些生意，多赚些进来便好了。少爷的肺病呀！

肺病的特征是慢吞吞的，使人有病的感觉，而不一定时时有死的恐怖。病的感觉，便是觉得自己更娇贵了，动弹不得，享受却少不得。没有死的恐怖，便得为将来生存下去打算，生存下去